

一个飞行员的钻石婚

□程玉玲

钻石婚是指夫妻的婚龄已经达到六十周年，世人用钻石婚来描述人生中最珍贵、最为隆重的婚姻纪念日。钻石是极为珍贵的宝石，以钻石命名，可见这段婚姻的珍贵和难得，这同时也是一对夫妻健康与长寿的代名词，令多少人羡慕和向往。

在太仓最具烟火气的惠阳路上，住着一对耄耋老人。风和日丽的日子，人们常常看见他们手牵着手，沿着河边散步。他们一起买菜、一起做饭、一起出行，到现在两老还是单独居住，一切生活与出行都是自己料理。出生于1933年7月的徐晋芳老伯，精神矍铄、容光焕发。出生于1938年4月的周柿花老妈妈，鹤发童颜，红润的双颊不见半点老年斑。两位老人耳不聩，眼不花，行动如常，谁能看得出他俩是即将踏入鲐背之年的人，当知道他俩年龄后，人们只有佩服和羡慕。

河边的柳树在风中摇曳，似乎在互相摩挲缠绕。他俩在河边的长椅上紧挨着坐下，微风吹来，也把记忆吹回到了年轻时时光。老两口一聊起当年结婚的情景，就忍俊不禁地笑出声来。

故事要回到一个甲子前的岁月里，那是1959年的夏天，徐晋芳在空军24师服役。根据当时对飞行员婚姻的规定，一是要年满28周岁，二是要完成三项气象飞行技术科目考核。小徐经过考试，合格地完成了三项飞行技术科目考核后，部队首长找他谈话说：“你找对象还是回家乡找吧，这样比较知根知底。”当时，一是因为飞行员接触的人少，二是飞行员结婚要通过政治审查，所以首长才说了这些话。

临近春节，首长批了他四天假期回家探亲，也是让他去相亲。由本家小婶婶介绍了她在太仓师范的小同事周柿花老师和小徐见面。那时的人都比较含蓄，青春羞涩，见了面，彼此都不敢正眼直视对方，各自留下通信地址，没有说上几句话就分开了。真正的了解，是两年多时间的通信恋爱。徐老伯满怀深情地向笔者讲述了当年的恋爱故事——

通信恋爱也是一波三折，第一次收到周老师的情书，正值部队在紧张地训练。刚拆开信封时，掉出一张三人合影的黑白小照片，心中好不喜欢！她肯寄照片来说明有戏，不由得心中窃喜。再一看信，她信中说：“政治上要挂帅，思想上要领先，技术上要过硬。”没有一个“爱”字，没有一个“想”字，把我吓了一跳。这哪是情书？这分明是三娘教子，是领导的教诲，心中认为她对我肯定是不满意的。1960年，周老师在江苏省南京教育学院进修。正巧大队长要到南京开会，为了表达自己的相思之情，我特地



托他带了一盒饼干送去，聊表心意。结果被同学们知道她在谈恋爱，又写信来批评我。本来是一片好意，结果自讨没趣。再有一次是，由于我参加军事训练和军区运动会，没有能及时回信，也引起了她的误解和不满，还以为这个恋爱要谈不下去了。

然而，事情在无望中突然有了转机。1961年暑假，周老师突然来信，说要部队体验生活，并准备出发了。这真是让我措手不及，按照部队规定，军事训练中不接待家属，何况是恋爱对象。所以，我特别为难。没想到这事被首长知道了，安慰我说：“这是好事啊！你只管做好地面准备，飞好夜航，其他事情不要担心。”第二天，当我回到营房时，她已经住进了空军临时招待所。我去看她时，只见这个招待所非常简陋，一个房间只有两张旧的木板单人床，连张桌子都没有。两人各自坐在床边。她害羞地说道：“这次我来，只是来体验一下部队生活。”我只是说：“好呀好呀！”不知道说什么，也不好意思说。后来首长对我说：“你们说话时应该坐得靠近些，亲密一点。”我听了不好意思地一笑。首长又对我说：“明天你俩去把结婚证领了。”当时我就惊呆了，因为我和她都还没有结婚的思想准备。

1961年8月16日，这是个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好日子。在部队首长的关心下，政治处已替我俩开好了介绍信。就这样，我们去了驻地所在的江西省樟树镇公社办理结婚证书。这一年，是我国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一年，物资非常匮乏。但是，我们不但领到了结婚证书，还领到了1.5丈布票和两斤糖块票。当我们回到部队时，政治处主任笑嘻嘻地说：“今晚6点30分，给你俩举办结婚典礼，你俩只要准时到达。”考虑到天气炎热，我俩匆匆去买了两桶冰棍，带上两斤糖块招待客人。没有出勤的

战友都来参加了婚礼，政治处主任担当证婚人兼司仪，还让我俩各自介绍了恋爱经过，还各自唱了一首歌。一个简单而隆重的婚礼在战友们的祝福声中结束了。

战友们将我俩送进了招待所的洞房，噢？两张单人床拼成了一张大床。没有甜言蜜语，没有结婚戒指，没有风花雪月，一张沉甸甸的结婚证书就是最好的证明，从此确立了我俩人生新的开始。皎洁的月光透过窗户如水般洒在简陋的屋内，静静地，让我们能相互欣赏。此时此刻，彼此都在心中默默地许下誓言：一生一世执子手，不离不弃共白头。

1961年11月，她开始了随军生活，被安排在南昌的部队子弟学校工作，后来又调到南昌市18中担任初中毕业班的班主任。她刚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而我要奔赴福建驻地去进行战斗值班，半年才能见上一面。她为了我而离开了熟悉的同事、学生，生她养她的故乡，让我感到过意不去，放心不下。可她却反过来安慰我：“你放心安心去飞行，我有学生不会寂寞。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我分别在福建、向塘两地战斗值班，这一值班就是10年。然而，只要休假回到家，就会尽全力做好家务。比如最初不会生煤炉，我就学。买米买煤球等活都尽量在走之前做好，也好让她能安心做好自己的工作，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当徐老伯讲述往事的时候，一直微笑着坐在旁边聆听的周老师，此时也说道：“他啊！眼睛里只有他的大飞机。当我决定去部队体验生活时，就已经做好了成为一名飞行员妻子的思想准备。他管不了家庭，我除了上班，不但要照顾家庭，还要照顾好他的情绪，确保他有良好的精神状态在蓝天翱翔。大儿子1963年12月出生，小儿子1966年7月出生，两个孩子出生时他都在执行任务，我只

能求助我的母亲来南昌帮忙。每次坐月子，他都不能回来一次看看就走了。这些我都能理解，也支持他的工作。所以，这么多年，我没让家务事分过他的心。至今，两个儿子都还是和我的感情更深一些。”

曾经有人说过，老一辈的人是先结婚后恋爱。可是，他俩的恋爱是从退休后开始的。退休前，一个舍家为国，一个是做好孩子头，还要同时照顾家庭，他们在各自的工作中贡献了自己的青春，退休后才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徐老伯深感要弥补以前对家庭的亏欠，周老师亦想多陪陪老伴。他们一起旅行，一起探亲访友。徐老伯以前是在蓝天上俯览祖国的大好河山，周老师却没有时间去游览。退休后，他俩去海南天涯海角看海、去品天津狗不理包子、攀登泰山一览众山小、游沈阳故宫赏文物……参加同学聚会、战友聚会，还两次被南昌十八中的同学邀请回南昌参加师生聚会。因周老师在职期间兢兢业业，尽心尽力，深得学生们的拥戴。几十年的教师生涯，说桃李满天下也不为过。

六十年的光阴在岁月的长河里，也算是走完了人生的大半辈子。两个好脾气的人，当初的结合就没有磨合期。长久的相处中，他俩没有红过一次脸、没有拌过一次嘴。他们在事业上相互配合、相互扶持；生活中相亲相爱、相互尊重，携手并肩走过了人生的坎坷。退休近三十年了，他俩如初恋人，每天的早餐，徐老伯会为周老师准备好她喜欢吃的点心；每到结婚纪念日，徐老伯会为爱妻送上鲜花。不管到什么时候，他还是他手心里的宝。曾经，金婚纪念日時，两个儿子亲自策划为他俩举办了一场隆重的纪念宴会；去年，又为他俩的钻石婚举办了白金婚庆。未来，他俩将迎来坚韧永恒

今天我再次穿上那身白(组诗)

□王丽蓉

那一抹抹志愿红

疫情就是命令
防控就是责任
穿上红马甲
志愿者成了我们唯一的称谓

那一抹抹志愿红
在一个个国道卡口
24小时的守护
挥手、停车、检查
城市的安全请你们放心

那一抹抹志愿红
在一条条乡村街道
忙碌、奔波、通话
走家串户核查登记
村落的安全请你们放心

那一抹抹志愿红
在一个个核酸检测点
测温、检查、维护秩序
核酸检测顺利完成
市民的安全请你们放心

那一抹抹志愿红
在一个个居家隔离点
派送物资、询问身体情况、登记信息
隔离人员的健康请你们放心

我们是一抹红
走遍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我们是一抹红
心系着万家安宁

我骄傲，我是大白

今天我再次穿上那身白
回想起来
已是第三次了

戴上帽子
拉紧口罩
穿上防护服
戴上白手套
配上面罩
熟练地完成了变身

此时的我
不再是那个普普通通的我
我要肩负起那身白所需承担的责任
我要完成那身白所需完成的使命

请注意遵守一米线
请出示您的身份证
谢谢您的配合
重复的话语说上百遍千遍
耐心细心地服务着每个人

我用热情服务
他们用微笑回应
我用耐心接待
他们用谢谢回答
我自豪，我是党员
我骄傲，我是大白

白与黑

他值夜班
她值白班

他踏着黎明回家
她迎着朝阳出发

他站在城市的卡口
她坐在电脑屏幕前

他举起手
请停下
请出示行程卡

她对着电话
请问你带星么
请到社区做好登记隔离

白天和黑夜
是他们画的圆

红与白

我知道
你是一名普通的医护人员
穿上白色的防护服
变身城市的英雄

我知道
你是一名普通的打工人
穿上红马甲
变身城市的守护者

我看见
红与白舞动着
织出了爱的丝带
汇成了春的色彩

拥 抱(小小说)

□雪莲红红

市一院护士长莫嫣怎么也没想到，这黑灯瞎火的大半夜，院长会亲自打电话，通知她立马到医院集合。

她伸出右手，开了床头睡眠灯。男人在那头依然打着鼾，她也习惯了他呼出的“滚雷声”。

她试探性地想把女儿的胳膊，从自己的脖子上放下来，可是孩子搂得太紧，好像怕再也见不到妈妈一样，搂着不放手。

公公和婆婆把女儿送到家的时候，女儿和她来了一个大大的拥抱。孩子的小嘴巴亲吻着她的脸颊和白皙的颈部，小腿夹住妈妈，像是在爬一棵最美的树。

“妈妈你真美！”
“傻孩子，妈妈哪里美？”
女儿扑闪着大眼睛，盯着妈妈的眼睛看。

“妈妈的——”，女儿稍微顿了一下，“眼睛最美丽。”



她开心地笑了。
“女儿的小眼睛才最美丽呢！”
母女俩相互看着对方的眼睛，快乐、温暖包围着这个美满的家庭。

也难怪，孩子都六岁了，因为她工作太忙，一直都是公公和婆婆在带。公公和婆婆住在另一个小区。每个礼拜天她把孩子送过去，第二天再接走。

她把孩子的手从自己的脖子上移开的时候，心里好像打翻了五味瓶……

孩子都这么大了，母女俩在一起的日子加在一起，也就屈指可数的那么几天。作为母亲，还是有点愧对女儿的。

“白白的脸蛋，大大的眼睛，长得太像妈妈了。”看着女儿，她在心里喃喃自语，像是对自己说，又像是说给女儿听。眼里的泪水咋就那么不争气呢，老是在眼眶里打转……

她低下头，轻轻地吻了一下女儿。鼻息边氤氲着奶香味，她特别喜欢孩子身上的那股子味道，因为那味道一直藏在她的

她用脚趾头把男人挠痒痒般地挠醒，压低声音说：“医院有任务，我得走了！孩子吃过早饭，就送到爸妈那边去。”她开始穿衣服，“对了，爷俩出门别忘了戴口罩！”

“知道了。你就放心地去吧！”
他坐在床上，看着莫嫣麻利地穿着衣服，又看了一眼熟睡的女儿，便打起了哈欠。他想，她去医院上班，他可以接着再睡。

他已经习惯了莫嫣的职业，以及这个职业带来的，不固定的休息时间。莫嫣打理完毕，正要出门的时候，还是折回来，开门，再看了一眼女儿。她给女儿又掖了掖被角，才轻轻地关上了门，消失在夜色里……

医院的每个角落都灯火通明，平时暗淡的运动场此刻更是亮堂，掉根针都能听到落地声，更能看到那亮闪闪的反射光芒。

院长的话简明扼要，却并不简单。他说：“奥密克戎病毒来势凶猛，我市承担着双重任务，既要援助目前疫情重灾区S市，又要坚持我市疫情防控‘零容忍’。”

因为我市毗邻S市，我市必须守住，这也关系着我省乃至全国的疫情能否最终得到遏制和消灭！
所以，我院一部分人要

去S市，一部分人要留下来。无论驰援，还是留守，今晚出发前报数给我听，到凯旋的时候，依然在这个地方，报数给我听。一个也不能给我少喽！”
莫嫣被留在了本市，负责东区的核酸采样任务。采样从下午1点半开始，趁天还没亮，留下来的人员都开始忙着做各种必要的准备了。如同士兵上战场，紧张而又有序地忙碌着……

莫嫣和同事被分到四季华城小区，这是她做梦也没有想到的。